

九州出版社

监狱文学

古今传奇精华丛书

女

贼

罗汝岱 选编



女 贼

罗汝岱选编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女 贼
罗汝岱 选编

责任编辑 王 月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郑州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625印张 140千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3600

ISBN 7—5348—0218—0/I·104 定价：3.00元

目 录

女贼……………流星(1)

大观园里的宝二爷，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：圣洁如水的女儿和污浊如泥的窃贼混同，而且被置于人前，遭到惋惜和唾骂。本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，反过来成了狰狞的害人精。邪恶的欲念，羞涩的无性——风卷落花愁。

被告是警官……………黄尧(53)

人性的丑恶和虚伪是孪生姊妹，当人们面对一个温文体贴的未婚夫、一个威严正经的警官，一个痛心疾首的“过失犯”时，怎能想象他在设计这种种伪装之时阴暗险毒的虎狼心理？他向他的善良的妻子开了枪，而他也最终受到神圣法律的惩罚。

囚车驶出都市……………何建明(97)

许多历史是值得回忆并应该载入史册的。如果人们忘记了这一特殊，那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，历史也可能因此而残缺。

1983年，中国政府下令，一夜间逮捕了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……个罪犯。本文所描绘的就是把这些罪犯押解西部地区的途中真实见闻。

沙漠监狱……………韦贵波、殷纪平、杨东(169)

提起西部，人们总是和淘金者、流浪汉和牛仔、风雪、黄沙联系在一起。然而，这里所叙述和力图揭示的却是另外一种真实，一种冷与暖、善与恶、人性与兽性相对立，相作用，在混沌中日渐明朗的铁窗真实。

女 贼

张和平

一 女警官夜审贼王

“嚓嚓嚓，嚓嚓嚓……”

监号走廊里传来奇特、有节奏的布鞋底摩擦水泥地面的声音。这声音酷似闸盒失灵的汽车，轮胎在地表上一卡一松。号称全国掏窃一把高手的贼王黄庭利（别号黄瘸子），双手抱着半截右腿，左腿单跳着一蹶一蹶地蹦进预审室。“金鸡独立”站住了。

“坐下！”女警官发出指令。

黄瘸子坐下后，将半截右腿往上一翘，象段木桩扔在左膝盖上。他扬起头望着女警官，嘿！新鲜，深更半夜来个女的提审！20多次审讯了，他摆出大贼落难、临死不皱眉的架势。贼，女的……

“交代你集团中女贼的全部罪行！”女警官单刀直入。

“啥？”贼王故意装聋，偏着头等待下文。奇怪，女警官没有继续发问。

“端正受审态度，也是你认罪的一种表现，这关系到你

的后果。”女警官声音低沉、有力。

“俺懂。”

女警官并不急于发问，面对狡猾的被告，她在心里选择着审讯方案，正确运用审讯策略是搞清集团全部罪犯的关键手段。女贼——这支贼王的心腹支队，对黄庭利、对李玉芳（二把手）、对“北上支队”、“南下支队”、“鬼队”所有罪犯的隐秘案件尤为清楚，尤其在男女混杂的浪迹生涯中，女贼们手里无一不攥着男贼们的大量案子。这一点，也是落网后黄瘸子所最为担心的，所以刚才他一阵心慌。

女警官没有审其主攻目标，因为这会使审讯造成僵局，一旦罪犯咬牙拒供或者伪供、谎供，对下步的侦缉工作将会带来很多麻烦。

这位颇有经验的中年女警官，名叫哈红，是六十年代省警校刑侦专业的高材生，现为市刑侦处卓有成绩的女侦察员。

“我的问话，你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听清了。”

黄瘸子不再装聋了。女贼——是他的心腹支队，这些女贼远比他的“南下支队”、“北上支队”、“鬼队”的人厉害，她们一反该集团不成文的规定和自古以来贼道的规矩，打破地域、车次进行掏窃，其中女贼之首妮大王不仅绾窃（扒窃或掏窃），还会干男贼的活：压疙瘩（锁头）、踩灯花（夜间入室），她行窃技术高、胆子大，所有的女贼她抱把（头儿），有柴儿（私刻的公章），还兼分管指令男女贼搭配拼宿。这伙女贼里的几名高手，连黄瘸子都佩服，有耍飞刀（在行人中走着削窃）的孟小波、偷魂儿（施女性之姿分散被害人精力而伺机行窃）的白雪，还有摘挂儿（火车上挂衣服时

偷)的小美、打堆儿(藏钱的)的二华、调包(拎提包)的洋娃娃,等等。这些女贼,车上、车下,死的、活的(睡的醒的,指被害人)全拿(掏的意思),而且人人掏窃技术全面:飞亮盖儿(捻兜);削、割、抠(刀子作案),翻板(掏内衣),搓皮(掏外衣),摸荷包(钱包),干得狂疯,每个女贼,都有见了钱不掏下来誓不罢休的窃癖。尤其使贼王感到女贼的优越在于保护男贼,这些女贼既是神偷能手,又是男贼的老婆、姘头、情妇……长期流窜,与男贼扮成夫妻旅行、探亲、做买卖;或者去巡游、结婚、度蜜月……一旦男贼掏“响”(被发现),她们可以上前掩护,一旦“掉脚”(被抓),她们可以借去探监时用暗语串供、否供,以便设法营救。在他百贼集团里,如果没有这些女贼,他的黑团伙将失去基础,他还有一个幻想:他落网了,抛下两个妻子和三个儿女,将由这些女贼们寄钱供养,这是他们的规矩,因为男贼几乎全部落网。

然而现在,这张王牌被公安机关拿到了。更可怕的是,女贼对男贼的案子了如指掌,大凡他们掏了上杆儿(百元)的、上槽(千元)的、上坎(万元)的钱,谁又瞒得了她们?这些鬼混人间的女妖,毕竟能用女人特有的姿色和本领,顷刻间使男贼们绘声绘色地把干大案时的心情,手段和盘托出。

黄瘸子心里叹息:一摆盘子全打了。

“黄庭利!”一声呼唤,使黄瘸子结束思索。

“回答问话。”哈红催促。

“从什么地方说起?”

哈红眉峰微微一抖,这个贼王,想探问虚实,挤牙膏式

地回答问题。这是他有准备应审的心理状态的反应，哈红决定采取迂回战术，寻找时机，再行进攻。

“从你大老婆杨桂兰说起。”

“嗯。”贼王咽了口唾沫，仿佛把悬着的心落下了。他开始供述……

二 黄瘸子的艳遇

1979年春节，俺于济南坐“324”车回哈尔滨……

哈尔滨火车站站前缴票口：

随着人流，黄庭利身穿灰布大衣，内衬黄军装上衣，足蹬油亮的方头皮鞋，目遮宽腿墨镜，慢悠悠扔着一条假腿走出站来直奔站前纪念塔旁一个卖瓜子的姑娘。

那姑娘着蓝士林布袄罩，紫头巾，一口东北农村土话，声音大得发散：

“大瓜子，先尝后买，香酥崩脆。”

姑娘吆喝着，用一只豁口玻璃杯，把瓜子盛起来，倒下去，招揽顾客。她的一双手指也许长年没洗，长了皴，也许涂上了炒瓜子的锅底糊烟，细长的指头，仿佛生了层铁锈，长期裸露在严寒里，指节活动笨拙，半弯曲着，活象紫泥里抠出来的断须的冻虾。

黄庭利走近她，“这瓜子多少钱一碗？”

“一角。”

“这瓜子是哪儿产的？”

姑娘一时难以答对，刚想说大地里长的，又听这音好熟，问话嘎古。谁呢？她心里划魂儿。

黄庭利摘下墨镜，轻蔑一笑。

姑娘开口就骂：“缺德兽，我当哪个王八犊子呢？属母狗的，四只眼睛了？”

黄庭利挑逗式地：“二丫，你扯脖子喊一天，挣几个大钱，跟我回家吧。”

叫二丫的卖瓜子的姑娘更不示弱：“死黄瘸子，别他妈的狗戴帽子装人了，不是你跟姑奶要小钱的时候了！钱多了给扔下点儿”。

“白给不干。”

二丫拎着剩有一面口袋底的瓜子，打量着黄庭利。嘴一撇，象歪把儿的葫芦瓢。“阔起来，不蹲车站了？”

“有钱，住店去？”

“吹呗。”

“看。”黄瘸子一掀大衣襟，麻利地从上衣兜抽出一沓钱来，变戏法般又塞回去了。“谁唬你？”

二丫愣住了，她仔细打量着判若两人的黄庭利。两年前，她在火车站前卖瓜子儿；他在这里吊着半截腿要小钱儿，那时她还扔给他几枚硬币，他还管她叫一声大姐哩！

“你哪儿整的钱？”她问。

“做买卖挣的。”他答。

“卖啥玩艺儿？”

“值钱的。”

“不信。你上哪儿整本钱去？”

“借一个朋友的，一趟就还清了。”

“借给咱两个呗，别忘了，我给过你钱呢！”

“愿意干，今晚买票，明早登车就走。”

“还没告诉我爹呢！”

“挣回一大把钱，比说啥都强。”

“真咋的？不带我你是筷子。”

“我是你姑父。”

当晚，二丫没有回江北的家，她跟黄瘸子买完去济南的火车票，在站前饭店下小馆儿。

四盘炒菜，八两水饺，把二丫吓了一跳：“哎呀妈呀！你过年哪？”在那个年月里，这个农村姑娘卖瓜子，饿了，买个馒头，到饭店里喝开水，兑点酱油，就已经满足了，黄瘸子的大方，使她嗔怪地翻了他一眼。

已经在贼道上三年出师，又单独抱线干了两年的黄瘸子，在众贼首里他也能独占鳌头，真应了师傅徐延福说的话：“双条（铁路）无尽吃到老，走着吃总比坐着吃强。”他告别了乞讨年代，过上了阔佬生涯，走着吃真比坐着吃强啊！1960年，他离别沂蒙山区到东北来当盲流——走着吃；文化大革命他南北大串联——走着吃；70年代，80年代他带领众贼大流窜——也是走着吃。真是走一个地方，认识一个世界，熟悉一方水土，品尝一方喝吃，他尤其感谢文化大革命，没有那个时代的大串联，怎能有今天率领百贼的大流窜？他黄庭利已超过了大串联时期走的路线，他跑遍了全中国（除台湾，西藏两省之外）。而且，那个时候全国红卫兵的旗帜上都写着造反，谁也休想管谁。现在好了，最高司令是我黄瘸子，凭一条腿走遍全中国，姓贼的全国一派！他上车有人送，下车有人接，夜里住高间儿，吃喝下饭馆儿，倒也别有一番乐趣儿。然而，每当花前月下看到情怀缱绻、耳鬓厮磨的男男女女，心里禁不住泛起股股苦涩；快三十了，

总要讨个女人。他讨老婆的目的是为他生个儿子，到了爬不动火车的时候，也好有个安身之处。

卖瓜子的姑娘跟上了贼王，开了眼界，真没想到当年跟她要小钱儿的黄瘸子一步登天，怪不得刚上火车，他就把那个瓜子口袋顺车窗给扔了。当时真不理解他，她还捏了他一把。他还给她买了新衣服，一路行来，看见啥，想要就买，仿佛他是百万富翁，她是千金小姐，可把个二丫美坏了。在旅馆里，光手就用热水烫了俩钟头，那层皴，在水泥窗台上蹭掉一堆碎皴皮，赶上半茶碗瓜子了。

贼王燕尔新婚，30余名贼首，以新婚聚餐为名义，汇集在泉城，一把手黄瘸子主持召开了全国掏窃经验交流会。

会上，哈尔滨贼夺魁。郑州的贼首范占山打着嘴巴骂自己：“相比之下，俺是孙子，东北虎厉害！”

这使黄瘸子十分兴奋，逐桌敬酒。黄瘸子一离座，哈尔滨贼的桌上喝酒掀起高潮，小罗锅张成海向二丫敬酒：“嫂子，跟上黄大哥真是幸福无边，喝！”

众人正在尽兴狂饮，只有55岁的军师老谭沉默不语，黄瘸子敬酒归桌，老谭提醒他：“适可而止吧！”

黄正在兴头上，又是新婚，加上多喝了几杯，把手一挥：“没事！再热闹一会儿。”

“乐极生悲啊！”老谭撂下筷子，“你们先喝着，我有点事儿。”说完走了。这个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，到底与这群没有文化的蠢贼不一样。

老谭刚走到门口，门外走进4个女人来。

一位留披肩长发，穿红皮夹克的女人，双手抱拳，

“黄大哥，娶嫂子了，我们来迟了，”

“加酒，添菜！”黄瘸子命令二把手李玉芳。

长发女人走到二丫跟前，主动端杯一饮而尽，说：

“嫂子，祝你幸福。”

二丫见这女人，描眉打鬓，说话眼珠子乱转，跟跛腿丈夫又那么亲热，顿时醋意泛起，有些不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你妹子，孟小波！”她牵过二丫的手握了一下，然后，又从二丫身后绕一圈坐到二丫另一侧，右挤小罗锅子左挤新娘子：“给个座。”她坐在中间。

接着，添加的酒菜一并上齐。黄瘸子又指着那三位后来的女人一一向二丫介绍：

“这是白雪，这是洋娃娃，这个是春萍。哎？”黄瘸子突然发现少来一个人，问：“妮大王怎么没到？”

孟小波把头一扬：“她另有公干，把礼物送来就行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黄庭利问。

“给嫂子啦。”她用筷子一指二丫。“手表。”

二丫脸子一摆：“净扯王八犊子，她啥时给我表了？”

孟小波一笑：“嫂子，戴你胳膊上啦。”

二丫捋起胳膊。大惊失色：“妈呀，我的表不见啦！”

黄瘸子瞪她一眼：“别大惊小怪的。”

“你看哪！”二丫手腕子空空。

李玉芳眨眼告诉二丫：“在右胳膊上。”

二丫捋袖一看：“真的，那……我那表呢？”

孟小波一指小罗锅：“冲他要。”

小罗锅自顾饮酒：“没我事儿”。

孟小波揪住小罗锅的头发，对二丫：“你掏吧。在他上衣兜里，左边。”

二丫伸手取出表来，骂了一句：“一罗锅坏水！”

小罗锅这才知道上当，是刚才孟小波挤坐的时候干的，忙笑着说：“大姐高！兄弟认罚。”他端起酒杯，自斟自饮连喝三杯。

黄瘸子又与众人碰了杯，说：“你们见面就闹。”他指着那个面皮白，弯眉修剪得细细的文静的姑娘白雪说，“看人家白雪，活儿(窃)好，不张狂。”

孟小波小声对黄瘸子说：“刚才在火车上，她调(换)个包，干得漂亮。”

白雪莞尔一笑，腮边两个笑靥又深又小，“那个傻小子可能还做美梦呢！我留给他一兜卫生纸。”

白雪声音甜腻，手托一个金光闪闪的坠宝石金项链：“收下吧，嫂子。”

又掀起一番狂饮的高潮。黄庭利发现不见了军师谭化春，他眉头一皱，对李玉芳：

“每人三五牌香烟一条，登山服一套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妥。在宾馆里。”

“你去算账，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拿，撤！”

贼王一声令下，餐厅里只剩下三桌狼藉的杯盘……

黄庭利供述到这里嘎然停住。

“说，那儿女个人都是谁？”哈红提高了声音。

“有孟小波。”

露声色，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。

餐车开过晚饭，哈红挤进一伙青年男女堆里，听声音辨形象，寻找目标，她插进一伙撕吃烧鸡的北方人中间，听他们谈做买卖的生意经。

“她什么活儿(偷窃手段)?”

“抹子活儿(刀片割削)。”

“继续交代!”

.....

黄庭利从孟小波供述到白雪，妮大王，月华，春萍，洋娃娃等女贼们的宗宗案子。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交代得这么彻底，详细。

哈红递给他一张照片：“点(认)一下!”

黄瘸子大惊，这照片正是他们聚餐的场面。他的心一颤抖：完了，公安机关早就全部掌握了!他一一指点着：“孟小波，白雪，洋娃娃，春萍。”

哈红收回照片，审讯步步紧逼：

“当天离开济南，你们去什么地方了?”

“沧州。”

“不对!”她声音很强硬，黄瘸子吓得一抖。

“说!”

黄瘸子蹙眉思索着说：“没直接上沧州，我们先到北京，后到上海分手，李玉芳奔广州；小罗锅上昆明桂林，我又返南京打(掏)几天站台就去沧州了。”

“孟小波、白雪呢?”

“他们奔四川，尔后到西北陇海路去了。”

“你看看记录，不对的地方提出来，对就签字。给，印泥。”哈红把审讯记录和印泥盒打开递给黄瘸子。他看完后签字按上指纹。

“你继续反省女贼的问题，过几天我来提审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带下去！”

两位民警跟在黄瘸子身后出去了。“嚓嚓嚓……”的声音又从监号走廊里传来。

“哈红，指挥部电话。”

她拿起材料袋向所长室走去。

三 女逃犯的“名片”

车轮在铁轨上疯狂地旋转着，绿色客车，象条巨龙，行驶在茫茫黄色沙海上，车头呼啸着掠起细沙，卷起一片黄雾，使列车仿佛在浑浊的云雾里穿行，烈日下，车厢里好似蒸笼。车窗外，热风卷着沙尘，使旅行者增添了不少烦躁情绪。加之一位时髦女郎在车厢里挤来挤去，不少旅客向她投来厌恶的目光。这个着装艳丽、来回乱挤的女郎，正是化装执行侦缉任务的哈红。昨天，她审完黄瘸子后接到电话，指挥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告诉她：据中原指挥中心来电，白雪、孟小波、妮大王等女贼能逃往西北。因此，她才乘车追来。此刻，女侦察员对旅客们的嗔怪，非议，甚至有时因踩了乘客的脚还要遭到几句难听的训斥。所有这一切，她都忍着。这是她的工作性质决定的。从哈尔滨出发，经北京转车，她一直是有座不坐，还时常逢站下车，从车前下，到车尾再上，她在南来北往的客流中搜寻着她要捕捉的罪犯。不

蓦然，有人大声喊着：“乘警同志在哪节车厢？”

哈红立即站起身望去：车门口，一个穿老头衫、大灰布裤子，留着寸头的大胖子，手拎个花手绢喊叫着走进来找乘警。

“怎么啦？”有人问。

“我被偷了，九百块钱丢了！”他神色慌张，嘴里喷着酒气，满头汗水已在那张宽宽绰绰的脸上流成许多条小溪。他刚想用花手绢擦汗，抬起手又放下了。

“什么时候发现丢钱的？”哈红问。

“刚才，我睡一会儿醒来。”

哈红瞥一眼车窗外，灯火稀疏的夜，看不到站牌，车已过宝鸡了，显然作案分子早已下车了，她思忖了一下，用目光盯着胖子，随后也挤了过去。

她来到乘警室，胖子刚开始陈述被盗经过，一见她进来，马上又闭口不谈了，而且用厌恶的目光盯着她。

乘警对哈红点点头，让给她个座位。因为哈红一上车就与乘警打过招呼，必要时请求协助。然而，胖子却不知内因，他见哈红着装奇特，还曾踩过他的脚，并早就发现她在车厢里挤来挤去，甚至此时，他还怀疑她呢！

“你说吧。”乘警催促道。

胖子扫一眼哈红胳膊肘上挂着的小提包。这是女人装化妆品用的，在失盗者的眼神儿里，似乎他的钱就在哈红的小提包里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这提包里装的是追捕罪犯用的法律手续和一支枪牌小擀子。

乘警见胖子欲言又止，目光扫视哈红，忙解释道：“你说吧，不用避她。”

胖子用手背抹一把湿漉漉的额头说：“我在餐车喝了点酒。回来后困得直打‘呵欠’，不儿会儿，来个女的坐在我身边，掏出手绢捂鼻子。咱寻思人家‘路殃’酒味儿呢，我扭过头去冲车窗，她还一个劲儿往里挤，我回头看她一眼，她还

用手绢捂着鼻子。对了，就这块手绢。”他指着放在小桌上的一张报纸上的那块花手绢，“她还用手绢扇扇风，冲我一笑，把我闹糊涂了，她那笑好象不‘咯殃’酒味儿，那咱也得自觉啊，我又扭过头去，打个‘呵欠’睡了。等我醒来一看，她不见了，九百块钱都掏去了。”

哈红把那方手绢拿起来，用手抻着两角，仔细审视着，这是块四边印着花朵，中间印着长发美女头像的手绢；那美女长长的睫毛，弯曲的长发——这是广告手绢。

“明白了。”哈红掏出一张照片请他辨认。

胖子眼睛瞪得又圆又大，仿佛瞳孔都在扩展，吼道：“就是她！”

哈红收回照片，对乘警：“取个材料吧。”

胖子感恩不尽，忙对哈红：“同志，救命啊，这九百块钱全是公款。”此时他对哈红崇敬如神了。

列车在暗夜里行驶。

哈红的笔不停地记录着胖旅客被窃的详细经过……

待这一切完毕之后，火车已抵达天水车站。

哈红告别乘警，为尽快捕到罪犯，她在水天下了车。

哈红在水天镇（即火车站）找了家小旅社落脚，因为往宝鸡方向的火车须待时晨才有。

哈红吃过一碗西北风味的姜水面，她又开始思考着追捕的路线。显然，火车上作案的女贼是白雪。哈红为什么认定是她？因为她在作案时留下了自己的“名片”。

“名片”——系公安术语，哈红牢记在警校时，她的老师、颇有名气的刑侦学研究专家、老教授对她说：“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犯罪分子作案越来越技术化、专业化，尤其有些